

生活

像花朵一样

和智楣

每天清晨送儿子去幼儿园,我都会经过一排低矮的平房。

这是一排还未完全拆迁结束的老房子,由于深陷在周围高楼耸立的新建小区里,破旧的外观和屋内粗陋的环境,显得多少有些突兀和局促。平房坐落于我送儿子去幼儿园的公路边,经过时,常会看到暂时租住在里面的人进出,大多都是来小城务工的外乡人,有拖家带口的,也有结伴合租的,倒也还算热闹。

平房前紧挨着公路的地方,每间房屋门口都留有一小片裸露的空地,租住在里面的人便随手在空地里种上菜苗和瓜豆,任其自由蓬勃生长。于是夏日的清晨,往往可以看到瓜藤在空地间四处攀爬,菜苗和杂草同时抽芽长叶,一片绿意绵延。

然而杂乱的绿藤绿叶中,一间房屋门口的空地却异常整齐,那是一快明显被认真地打理过的小菜地,除了井然有序地种有一片小青菜和葱蒜,还栽种着三五株粉黄色的小美人蕉,想来是租房的人从别处移栽过来精心照料的,笔直的一排,全都绽放着娇艳的花朵,在夏日清晨清朗的晨光里,顾盼嫣然。

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,每次经过这块菜地,那几抹粉黄色的花影,总能让我心中一动,心底似有微风流淌,又仿佛照进淡淡的晨光,顿感舒畅怡然。平日里那些因为中年逼仄生活而积攒下的无暇顾及的杂乱情绪,好像在那一刻全都得到释放,整个人瞬间“呼”地松懈下来,那种感觉是幸福的、温暖的、放松的,一切都那样温馨而又自然。

时间久了,我不禁对租住在这间房屋里的外乡人产生出好奇,每次经过美人蕉时,总忍不住向屋内张望一眼,遗憾的是,屋门都已紧闭,想来租住在里面的人早已出门上班。想想也是,能够在如此破旧且不知要租住多久的暂住地门前,整齐地开垦出一片小小的菜地,在认真种菜满足生活所需之余,还不忘种上几株花朵,用以怡情养心的人,理所当然应该对生活有着满满的爱意,早出晚归,积极为生活奔走努力,全是情理之中的情形。

有些遗憾,却让我对在此租住的外乡人又多出几分敬意。身处异乡谋生,无论生活条件,还是工作环境,可能并不全都顺畅如意,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,甚至还会处处碰壁,尝尽世间艰辛。难能可贵的是,生活的不易却没有压垮一颗追求幸福的心,在微笑迎接晨光的同时,仍不忘为自己种上几株美丽的花朵,目送自己走出异乡暂住的家门,奔向美好生活的身影,这样的人应该也和种在门前的花朵一样,有着一颗美丽的热爱生活的心吧。

诚然,人生路途,漫长曲折,最美的风景在路上,也在心里,只要心中有花,就能以最美的姿态,自信而坚强地面对生活。愿我们每一个人,都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努力做一个温暖向上的人,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,面朝晨光,活得像花朵一样。

前几日,我从网上买了一扎向日葵。拿到手的时候每朵花都蔫蔫的,像是快要枯死了。但为了新买的玻璃花瓶能显示出它的作用,我还是按照了店家给的方法尝试了一番:花朵朝下深水醒花四小时,用剪刀倾斜45度剪枝干,再放入灌满水的花瓶之中。做好这些,我便将它们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,心底并未抱有太大期待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,第二天那些花竟奇迹般地开出了一瓶灿烂。镶金边的玻璃瓶上是更深更浓的金色,那颜色如同太阳初生的光芒。十几朵花挨挨挤挤,每朵花都活力十足,仿佛昨日的萎靡与它们并无关系。若非亲眼所见,很难相信只是仅仅一夜,即将枯萎的花便可以脱胎换骨。是这些花朵变成精灵吸收了月之精华,所以恢复如初了吗?且当这是一场美好的幻想吧。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正是因为每朵花都有盛开的意志,开花是它们终身的誓言,所以即便是条件苛刻,濒临死亡,但只要有一点开花的机会,它们就会不遗余力地绽放。鲜切花的生命很短,但这并不影响花向世界宣告它的热情。也许,往日的很多时间里,它都在梦里见过灿烂的未来。

前些年曾和一个朋友去山上看昙花,去的时候云蒸霞蔚,有漫天金光。但是昙花开花只在深夜,于是我们只能与清风一同等待。漫长的等待是件很耗人心力的事,可若能与美好相遇便值得。

时隔多年,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如水的月色。天地寂静,花开无声,夜色里唯有一两声蛙鸣。我和朋友亲眼看到了一座山的苏醒,先是一瓣、一朵、一丛,然后便是一山。天边的半轮明月已然是微小之物,那些昙花更像是无数月亮的化身,朦胧隐约,风华流转,美得不可方物,就算是搬来世界上所有诗意的语言想来也是不够用。

驮一夜星光

抵达黎明

杜明芬

然而只是短短几个小时,昙花全部凋谢,瞬间失去了精彩和活力,山野归于寂静。朋友说:真是可惜啊,昙花的美无法永恒。可我却并不觉得难过,也并不觉得这美是转瞬即逝的。因为这短短几个小时的开花时间里,一山昙花会在一个人的记忆里永恒,这轻飘飘的时光会被一个路过的人铭记一辈子。人总爱念旧,总爱回忆过往种种,但植物不会,它们从不念旧,而是一直保持绽放的姿态,所以永不会萎败。是啊,一山昙花曾驮着几个季节的光阴,才会在一个平常的夜晚抵达盛开的山岭。一个人若是被这盛开的姿态震撼,怎么会草草遗忘那一眼的惊鸿?

《诗经》中有一篇专门写“蟋蟀”这种小生物的诗歌,我读时亦觉得感动。这个与木槿一样朝生暮死的昆虫,也是很多人的念念不忘。“蟋蟀之羽,衣裳楚楚”“蟋蟀之翼,采采衣服”“蟋蟀掘阅,麻衣如雪”,想来正是因为蟋蟀的一生太过震撼,它们将每时每刻都看作是生命最后的一分一秒,甚至愿意为了这付出数个星期乃至一年的光阴,所以知晓它们成长轨迹的人都会动容。

蟋蟀会觉得后悔吗,后悔用漫长的等待换来一天的欢愉?应是不会。它们的生命在绽放的那一刻,已然是普通之物无法企及的存在。这一生,所见青山皆巍峨高大,独一无二;所见溪流皆清澈见底,碧波无垠;所见草木皆温婉柔和,各有风情……眼中种种皆是世间最浪漫的存在,它们在世界里出现的那一瞬间,已经驮着一路星光抵达黎明了呀!

一个人的心中一定要有绽放的意志,要和向日葵、蟋蟀一样在盛开的路上驮一大袋子星星,那些星光会照亮你我前进的方向,也会让我们看见生活的光芒。要知道:周遭环境好坏远不会比开花、比享受生命更重要。艰难困苦于生命而言,好比是广阔苍穹中的两三朵流云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日月的光泽,任桃李花开又谢,自有岿然不动的姿势。我们只需不畏风雨地前行,自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驮着一夜星光抵达黎明!

小小的睡眠

李晓

那年,朱老三家在老城的老房就要拆迁了。白天,朱老三就在他家楼顶上睡觉。我蹑手蹑脚去看望朱老三,生怕惊醒了他的梦,他正在楼顶搁着的一块门板上酣睡。我看见朱老三躺在门板上,小小的一团,如一只蜷缩的虫。

当年,他的母亲就在这老屋里生下了他。朱老三的睡眠,是旧梦重温,是跟他住了几十年的老房无声地告别。

友人卢哥喜欢一个人在树上搭一个吊床睡觉。卢哥说,人类的祖先猿猴也是在树上睡觉的。他说,这样的睡眠也算是一种怀旧。

卢哥的皮肤白里透红,笑容清澈,他平日里与人为善、心地坦荡,我想,这或许与他常爬到树上去睡觉有关,青翠的枝叶在风里送来的滚滚氧气,把卢哥的肺叶也染绿了。

来城里打工的阿刘是建筑工地上的泥瓦匠,中午休息时,他就仰躺在自己的摩托车上短暂地睡一会儿。有一次我经过马路边,阿刘正仰躺在树下的摩托车上睡觉,我经过时,他突然惊醒,翻身而起。

我俩最初认识,是有一年他到我家帮忙疏通下水道,他满脸沾着污水,等完了工,我正要给他一包烟,他撒腿就跑出了门。

那天,从摩托车上翻身而起的阿刘喉结滚动,嘟囔着对我说:“哥,有啥事儿,随时说一声。”

一辆三轮车上,涂写着一行歪歪斜斜的红色大字:“收废品: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手机……”收废品的老王来自乡下,才五十多岁,胡子就发白了,一眼望去,像是从秋天庄稼地里哆嗦着钻出来,下巴上沾满了霜。

老王跟儿子进城后,就开始做收废品的小生意。他驾驶着一辆三轮车,整天沿街吆喝:“收废品喽,收废品喽!”那些被回收的高压锅、电视机,在大街小巷里流动着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我有时碰见老王,看见他正仰面躺在三轮车上睡觉,流出的口水把发白的胡子也打湿了。

常在我家楼下健身的龙老头,有时竟歪躺在健身器材上睡觉,且鼾声大作,令过往行人无不回头观望。龙老头在“仰卧板”上,脚朝上,头朝下,睡相相当“高难度”,满头白发明晃晃地耀眼。

我曾经对龙老头很有意见,因为他常常半夜起来哼唱京剧,我也是睡眠不好的人,难免受影响。经过我的“抗议”,后来他半夜里睡不着觉,就溜到楼下花园里徘徊。有一个夏天的清晨,我下楼去买油条,发现他夜里竟躺在花园里的长椅上睡着了。

我看见陈胖子在一家彩票发行中心的桌子上睡觉,旁边是一堆作废的彩票。陈胖子是一个彩票迷,几乎天天都要去买几张彩票。多年下来没中过一次大奖,当然也有几次与大奖擦肩而过。我望见陈胖子趴在桌子上睡觉,感觉是他做完发财梦极度疲倦后的睡眠,在梦里,或许也有中奖后的狂喜。

在市场卖菜的刘大哥,我看见他在午后把疲惫的颅枕在一个老南瓜上睡觉。刘大哥瘦小的脑袋,在一个硕大南瓜的映衬下,愈发显出了他的单薄。

还有我们这座城市里的“棒棒”民工,他们凭一根木棒、扁担卖力求生计。在夏日闷热的午后,他们三五成群,躲在树荫下,起初是闲聊天,后来,有人打起了哈欠,头一歪,就睡去了。我看见他们几个人彼此那样靠着,亲密无间地依偎着小憩。

有一次,我看见一个男人把腿伸直,让另一个人把头仰靠在他的大腿上睡,而在那一个人的身上,又歪靠着别人的头。他们就这样,或倚或靠,或伏或蜷,或抵或弯,或抱或缠……保持着最艰辛的姿势,在打一个盹儿,在经历一场小小的睡眠。

每当我走过他们身边,我都会对自己悄悄说:嘘,轻点儿,不要吵醒了他们,让他们好好地睡上一会儿。每当我走过他们身边,从脚底蔓出的根须就会触满我的心间,因为我与他们是来自同一个乡间走出来的。

我曾经患过严重的失眠症,常常在床上反复折腾却难以入眠。如今,当我看见他们这些人,在辛劳的人生里,保持着知足而短暂的睡眠姿势,我心里突然释怀了。我对自己说,一定要好好睡觉。